



《玛纳斯》：千年史诗 生生不息

□ 张 云

2022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新疆历史文物展》，观看民族史诗《玛纳斯》说唱展示，并同《玛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川汇流而成。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在高原上传唱宏大诗篇

史诗是人类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口头创作的一种文学体裁，我国各民族有着悠久的史诗演唱传统，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传唱千年，是中国三大史诗之一，是一部规模宏伟、流传甚广的英雄史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玛纳斯》是民间歌手在表演中产生的口头综合性史诗，描写了英雄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们前仆后继，带领族人与外来侵略者和各种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事迹，包括《玛纳斯》（一代）、《赛麦台依》（二代）、《赛依铁克》（三代）、《凯耐尼木》（四代）、《赛依特》（五代）、《阿斯勒巴恰—别克巴恰》（六代）、《索木碧莱克》（七代）、《奇格泰》（八代），共8部。

民间歌手通过长期积累的程式化语言和惯用的叙事模式，以一定的故事情节为基础，不断将自己掌握的关于本民族的谚语、传说、习俗等历史和文化运用到史诗的口头传承和创作中。《玛纳斯》史诗一般采用演唱形式，从头唱到尾，演唱过程中有一定的旋律和节奏，依据史诗情节的变

化、史诗中人物喜怒哀乐的情感，传承人演唱声调、曲调不断发生变化，同时传承人用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多变的手势来表现史诗的情节。

2006年《玛纳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玛纳斯》经我国政府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伊犁河谷等地，在柯尔克孜族的婚礼、聚会上，《玛纳斯》史诗依然是群众中最受欢迎的传统节目。大家围坐在史诗演唱人的身边，感受史诗中英雄人物的奉献精神，感受英雄逝世的悲伤，在悲壮中生成守护家园的民族精神。在守护边疆的漫漫长夜，史诗如同一团烈火，给守边人以精神的慰藉。

在守正创新中赓续中华文脉

我国高度重视《玛纳斯》史诗的保护与传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组织一大批学者开展史诗的记录与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了《〈玛纳斯〉论》《英雄史诗〈玛纳斯〉调查采集》《〈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中国柯尔克孜族〈赛麦台〉史诗的内容及结构特征》《玛纳斯》汉文全译本等学术研究成果。另外，随着多语种研究著作的问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玛纳斯》史诗，为科学保护史诗提供了依据。

目前，为系统性做好《玛纳斯》史诗的保护，新疆将高校、史诗流传地的文化馆纳入保护单位，通过记录整理、调查研究、传承保护、宣传展示等多种措施进行保护。145名玛纳斯艺人坚持带徒授艺，培养徒弟800余名，目前有千余名传承人坚持在民间演唱《玛纳斯》史诗，传承人接替有序。

近5年来，各级保护单位共举办

50余次大规模《玛纳斯》史诗保护与传承培训班，培养史诗爱好者万余名。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连续举办九届《玛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开展群众性玛纳斯演唱活动和玛纳斯演唱比赛，克州歌舞团等艺术创作、表演专业剧团，以《玛纳斯》史诗为蓝本，先后创作了歌剧《玛纳斯》、歌舞剧《玛纳斯》经典舞台作品，推动了《玛纳斯》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通过培养传承人、开展研究、传播弘扬等措施，《玛纳斯》史诗中倡导的爱国、包容、尊重等文化内涵成为新时代守边护边的精神力量，史诗中的英雄也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

在知行合一中传承家国力量

史诗既是时间的艺术，又是空间的艺术，并与生活密切相关，它所表达的是生活美学，是人类思维意识、美学精神最忠实的反映。史诗最初由不识字的人创造，并在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过程中传承下来。每一个演唱者都进行了自我创造，最终其创造被民众所接受。事实说明，任何从实际出发的艺术形式，都脱离不了生活，生活是艺术最好的土壤。

《玛纳斯》史诗传承人通过不断学习、经常性参加史诗演唱活动，在各种人生礼仪中习得柯尔克孜族传统文化、通过不断提升自我个性化的即兴演说等方式提高演唱能力，同时以史诗中的英雄人物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在群众心中，史诗的传承人必须是演唱技能高超、道德高尚的人。正因为玛纳斯传承人锲而不舍的执着之心、对传统的敬畏之心，才赢得了群众的尊重，使史诗成为群众的精神信仰。史诗故事中和平宽容、忠贞不渝、团结勇敢的精神根植在一代又一代的柯尔克孜族人民心中，活在当代史诗传承人鲜活的

传承中。

《玛纳斯》史诗既是故事的呈现，又是精神的呈现。从生活化的故事中，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朴素的和谐理念，寄托于无数个史诗人物和故事中，成为集体的道德准则和行作为选择。在《玛纳斯》史诗中，英雄人物的包容、担当，既是史诗传承人的道德规范，也是群众的行为标准，在日复一日的传统熏陶中，将史诗的精神通过个人演唱的外显和自我修养的内化，代代相传。

帕米尔高原的冬季非常漫长，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人们遵循团结、互助的传统，形成了爱国如爱家的价值选择。一代又一代的柯尔克孜人生活在边境线上，用自己朴素的价值观践行着家国精神，用自己执着的初心守护着边境的安全。正如史诗中所歌唱的：“河水可以干枯，河滩变成了戈壁，高山变低塌陷，大地沧海桑田，而祖先留下的史诗，仍在代代流传。”

从口头演唱到文本传承，从草原上的毡房到现代化的舞台，传承无处不在。从3岁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唱出第一句玛纳斯，到耄耋老人的低声轻吟，传承的力量已唤起更多人的生命觉醒，追求更高的精神价值。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激情演唱，每一次的演唱都是全新的演绎，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新时代，新传承。如今的帕米尔高原，《玛纳斯》史诗的传唱走进了学校、社区、舞台，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深入研究，提升了我国口头史诗研究的空间。美术、音乐、舞蹈等门类的艺术家，挖掘史诗中的人物、情节等意象，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不断尝试，以一种新的形态传承史诗。

中华文化日用而不觉、日学而不察，正如千年前的史诗以不断发展、调试的内在规律，创造着属于这个时代经典与回响。

两种学制并行，有条不紊，开启了琼台转型为专门师范学校的历史。1920年，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令，琼崖中学改为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培养目标定位于初级、高级小学教师，是海南第一所省立师范学校。六师开设有3年制中师、乡师、初中各种班级，为方便实习，还附设有小学班级，开创了“分类教育、注重实践教学”的师范教育模式。此后，琼台一直延续师范教育的传统，开启了百年师范教育的辉煌历程，成为海南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摇篮。百余年的师范教育，琼台形成了“厚德重教”的优良传统，为海南的教育事业培养了数万名师资，很多校友作为骨干教师在教育的第一线。他们中有当代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范会国，著名教育家、海南中学创始人兼校长钟衍林，著名教育家、文昌中建学校校长詹行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邢福义，还有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曾维奋等。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琼台踊跃响应国家号召和政府安排，在三沙市设立琼台师范学院附属永兴学校，服务祖国南海教育。从改制办新学到本科教育，琼台教育史是海南近现代教育史的缩影和见证。

琼台书院创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距今已有319年的历史。300多年来，琼台弦歌不辍，从创办至今仍保留着讲学、藏书的传统。琼台师范学院也是我国极少有的仍以古代书院命名、在原地办学的高校。书院历经漫漫历史沧桑，是清代以来海南的文教高地，是琼崖革命思想的摇篮，开海南师范教育之先河，积淀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是海南历史文化的亮丽名片。

琼台书院以严谨治学著称，创办之时就订立条规，乾隆年间掌教吴光昇增补“日有程、月有试、旬有大小两课”的教规，道光二十年云茂琦又订《学规五则》，从学业和修身对生徒严格要求。流传海内外的《搜书院》故事就发生在琼台书院，其不畏强权、争取自由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金榜题名曾向吾门求鼎笔，蟾宫折桂须从此处借楼梯。”从1705年至1902年近200年时间里，琼台书院养乾坤正气、育天下英才，共培养出进士20多人，举人百余人，教化生徒一万多人，成为海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官办学府。

改制新学：无负海南，敢为琼先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琼州知府刘尚伦施行新政，将琼台书院改为琼州府中学堂，琼台进入办新学的历史阶段。1912年后，琼台改称琼崖中学。琼台成为琼崖新文化运动中、五四运动琼崖策源地、琼崖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中国共产党海南最早的活动基地和孕育琼崖革命早期领导人的沃土。1919年琼崖中学成为海南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方。1920年8月，广东教育委员会将琼崖中学改为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六师学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创立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琼台从此成为琼崖革命和红色文化的热土，成为琼崖革命思想摇篮和策源地。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13位中共琼崖地委委员中有9位是琼台师生，组织的特派员杨善集和提供会议召开地的邱秉衡也是琼台学子。琼崖革命早期主要领导人徐成章、杨善集、王文明、冯平，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王海萍，开国上将周士第，海南参加红军长征唯一女性谢飞等都是琼台优秀学子。在革命时期，琼台发挥了“革命思想孵化器”“马克思主义播种机”“红色人才大学校”及“组织动员策源地”等重要作用，为党组织在琼崖的建立和海南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琼台师生仍然坚守教育，书香不绝、文脉不断。其中，不少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经广东省政府同意，设在信宜县的琼崖中学粤北分校由琼崖师院接管，在府城丁字街原址续办学。解放战争开始后，在琼崖党组织的领导下，琼台学子为海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厚德重教：作育英才，服务桑梓

琼台是海南创办师范教育最早的学校。1902年，琼台书院改制办新学后，1913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在琼崖中学（琼台）附设师范班，以解决海南城乡小学教育师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当年秋季，师范班开始招生，设一个班，招录学生41人，学制5年。一校之内，旧制中学与师范教育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开山创办：开启民智，丕振文风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廷钦命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焦映汉抵琼履职。他对丘濬、海瑞两公的气节文章无限景仰。为了传承丘海之志，勤宣德教、扶植士气，焦映汉捐献俸禄600两，创建府立琼台书院。书院创建后，延名宿为师，聚闾郡生童。翰林院编修吴典、一代循吏云茂琦等先后主讲书院，尤其是海南唯一的探花张岳崧主讲琼台书院，引领了书院学术和教育的发展。琼台书院以严谨治学著称，创办之时就订立条规，乾隆年间掌教吴光昇增补“日有程、月有试、旬有大小两课”的教规，道光二十年云茂琦又订《学规五则》，从学业和修身对生徒严格要求。流传海内外的《搜书院》故事就发生在琼台书院，其不畏强权、争取自由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金榜题名曾向吾门求鼎笔，蟾宫折桂须从此处借楼梯。”从1705年至1902年近200年时间里，琼台书院养乾坤正气、育天下英才，共培养出进士20多人，举人百余人，教化生徒一万多人，成为海南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官办学府。

改制新学：无负海南，敢为琼先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琼州知府刘尚伦施行新政，将琼台书院改为琼州府中学堂，琼台进入办新学的历史阶段。1912年后，琼台改称琼崖中学。琼台成为琼崖新文化运动中、五四运动琼崖策源地、琼崖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中国共产党海南最早的活动基地和孕育琼崖革命早期领导人的沃土。1919年琼崖中学成为海南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方。1920年8月，广东教育委员会将琼崖中学改为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六师学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创立中共琼崖地方组织，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琼台从此成为琼崖革命和红色文化的热土，成为琼崖革命思想摇篮和策源地。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13位中共琼崖地委委员中有9位是琼台师生，组织的特派员杨善集和提供会议召开地的邱秉衡也是琼台学子。琼崖革命早期主要领导人徐成章、杨善集、王文明、冯平，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王海萍，开国上将周士第，海南参加红军长征唯一女性谢飞等都是琼台优秀学子。在革命时期，琼台发挥了“革命思想孵化器”“马克思主义播种机”“红色人才大学校”及“组织动员策源地”等重要作用，为党组织在琼崖的建立和海南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琼台师生仍然坚守教育，书香不绝、文脉不断。其中，不少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经广东省政府同意，设在信宜县的琼崖中学粤北分校由琼崖师院接管，在府城丁字街原址续办学。解放战争开始后，在琼崖党组织的领导下，琼台学子为海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厚德重教：作育英才，服务桑梓

琼台是海南创办师范教育最早的学校。1902年，琼台书院改制办新学后，1913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在琼崖中学（琼台）附设师范班，以解决海南城乡小学教育师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当年秋季，师范班开始招生，设一个班，招录学生41人，学制5年。一校之内，旧制中学与师范教育

（作者系琼台师范学院校长）



刘湘洪

两种学制并行，有条不紊，开启了琼台转型为专门师范学校的历史。1920年，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令，琼崖中学改为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培养目标定位于初级、高级小学教师，是海南第一所省立师范学校。六师开设有3年制中师、乡师、初中各种班级，为方便实习，还附设有小学班级，开创了“分类教育、注重实践教学”的师范教育模式。此后，琼台一直延续师范教育的传统，开启了百年师范教育的辉煌历程，成为海南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摇篮。百余年的师范教育，琼台形成了“厚德重教”的优良传统，为海南的教育事业培养了数万名师资，很多校友作为骨干教师在教育的第一线。他们中有当代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范会国，著名教育家、海南中学创始人兼校长钟衍林，著名教育家、文昌中建学校校长詹行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邢福义，还有全国最美乡村教师曾维奋等。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推进，琼台踊跃响应国家号召和政府安排，在三沙市设立琼台师范学院附属永兴学校，服务祖国南海教育。从改制办新学到本科教育，琼台教育史是海南近现代教育史的缩影和见证。

老树新花：传承文化，创新育人

目前，琼台师范学院在琼台书院旧址上，立足书院文化内涵特色，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打造了琼台书院博物馆、海南青年学生党校、海南省琼崖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一体化，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宣传展示、收集收藏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育人平台，成为海南省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大中小幼学生思政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建成的“琼州文脉：琼台书院历史文化展”“琼台：琼崖革命思想摇篮”主题教育展馆，前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琼台师范学院通过加强理论研究、搭建平台，传承文化、培育新人，形成了“用红色理论教化人、用红色作品感染人、用红色场馆培育人、用红色教育提升人”的系统化红色文化育人体系，成为琼台教育教学和海南省红色文化教育的典范。

（作者系琼台师范学院校长）

将非遗教育更好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 萧 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教育是非遗事业持续开展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非遗理念传播、非遗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技艺的当代传承，离不开国民教育体系。2021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将非遗保护工作“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教育部全面推进非遗传承特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学校美育工程。2023年11月6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宣布：将非遗人才培养摆在国策的重要位置，非遗人才的培养始终是非遗保护传承的重中之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征程中，更加需要提升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在联合国教科文公约框架下，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资源与动力，参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

国民教育体系是国家面向全体公民提供的不同层次、不同形态、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系统。将非遗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意味着各个层级、各个类别的国民教育都需要纳入非遗教育内容，非遗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两办《意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 and 教材体系，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识教育读本”，提出了贯穿始终的总体目标，同时强调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通识读本，作为推进非遗教育的三大关键措施。

学校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主干，非遗教育作为当代民族文化价值观、认同感与文化创造力培育的重要方式，要真正发挥教育作用就必须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三进”要从幼儿园开始，幼教是儿童成长的助推器，“教子婴孩”“三岁看老”不仅是中国古训，也符合现代早教的教学理念。儿童是白纸，儿童的德育美育异常重要，我们在儿童对外界产生兴趣时用非遗的美好事物与德行去影响、培育孩童，会形成他们美好纯正的人生底色。这时的非遗教育要根据儿童发育成长特点，以直观感性、好吃好看好玩的非遗产品引导儿童对非遗的认知，并对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感情。到了小学阶段，在直观感受非遗的同时，在小学课内外教学可选择非遗中的故事、神话与歌谣，通过启发讨论，让同学明白事理与做人道理，获得伦理教育。小学还是学生特别具有模仿力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非遗节会礼仪活动，培养小学生初级文化传习能力。

《意见》进一步指出：“在中小学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课程，鼓励建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特色中小学传承基地”，这是对中小

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高校非遗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是目前破解高校进入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关键。高等学校由于既有学科体制与专业限制，非遗研究与人才培养很难找到立足生长空间，非遗要融入高等学校教育就要以改革的姿态在学科建设中拓展空间。教育部与部分高校正尝试在本科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以自设学科方向方式试点非遗研究生的培养，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9所高校已经招收两届研究生。2020年天津大学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自设非遗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正式进入我国教育体制和学科体系，已经招收三届研究生。2020年在艺术学科门类下的艺术学理论类中，首次设立大学四年制本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同时在历史学门类下设立文化遗产学本科专业。当前，虽然在一些大学设置了非遗保护专业，但尚未在高校学科硕博的学位体制中贯通，需要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硕博的培养体制。

《意见》还特别提出“在职业学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专业和课程”，对职业学校在非遗保护方面的特别作用予以强调。应该说，职业学校是培养非遗保护人力资源的重要阵地，也是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衔接最合适的教育机构。浙江艺术学院就设立了产学研一体化的非遗传习院，设立非遗传习作坊，提供营销非遗产品的展示平台，让传承人在学院内直接面对同学。传授技艺，将职业教育与